

纺车

叶家山老屋吊脚楼的阁楼
 上，陈着一架木制手摇纺纱
 车。一九五七年以前，无论是
 酷暑还是寒冬的晚夜，它常常
 呜呜地鸣响着，直到屋
 场上鸡叫三遍。那个时候，皮
 棉都是从洞庭湖区买来的。

一九五八年开始，纺车便
 被束之高搁了。在烟熏火燎的
 下茂柴子里，纺车变得硬僵，遍身
 都被上一层焦黑的尘壳。

一九六一年，纺车被搬到
 岩泊渡完小。它是随着我们全
 家人迁居到岩泊渡的。

当时，人们获得衣服的主
 要途径，是到供销合作社扯
 (买)布再去裁缝铺制作，没有
 成衣可以供应。扯布除了要
 钱，还得要布票。布票由国家
 发放，由生产队或单位先造花
 名册，经上面审核后，集体领
 取分发到人。大人每人每年一
 丈二尺，孩童们七尺，各年会
 略有增减，基本可扯得衣一件裤一条。春夏秋冬四
 季，磨擦撕扯破损，一年一套衣服怎么能遮身始
 终？何况凭一层薄布又如何度过风雪凛冽的寒冬腊
 月？那时，称(买)棉花不需要交布票。岩泊渡是
 全县棉花产区之一，于是，许多人家开始自己动
 手，私织家机布，也称土布。这个 唧唧复唧唧，
 木兰当户织 的手工业，历经上千年传统下
 来，又开始对当地人的御寒之衣发挥重要作用。

一九六〇年冬母亲专程回叶家山，从老家阁楼
 上取下纺车，大姑帮衬着一起送至龙潭湾，小姑接
 力，一路跋山涉水，把它接到了岩泊渡。

制作家机布的基本工序不算复杂。先是弹花，
 把去籽皮棉弹得蓬松柔软。再是擀条，用竹笠沾花
 擀实成手指粗细、七八寸长的棉条。接下来纺纱，
 手摇纺车车轮，带动套上锭针(长尺余的铁制细
 签)把棉条抽成纱。第四步是扒洗，把锭纱上扒子
 (若干个锭上的纱连接在一起)，团成 纱把子 ，漂
 白洗靛。第五步是织匹，将漂洗好的 纱把子 送
 机匠处用梭机织成布匹(每匹布大约宽一尺五寸，
 长四丈)，并给布匹上浆(一般用淀粉浆，如米汤
 等)，这样布比较 挺括。这就成了家机布。

夜很深，也冷。昏暗的煤油灯光下，纺车持续
 不断 呜-呜-呜 呜-呜-呜 地响。银丝般的
 细线从棉条端点抽出，越来越长。突然，响声戛然
 而止，车停下来，再反方向摇，长纱便顺服地一圈
 圈绕在了锭子上。就这样周而复始。劳累了一整天
 的母亲，仍然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摇着纺车。一
 寸一寸地纱着，时间一秒一秒地流淌，似乎无尽无
 终。

纺车，带给了我们无尽的温暖。

年逾七十的祖母常常来做母亲的帮手。工作繁
 忙的父亲也纺得一手好纱。我和二弟擀的棉条也能
 用上派场，有时试着纺一下纱，但纺出来的纱起
 珠儿坨，粗细不匀，虽然也常有进步，但质量还
 是过不了关。总之，一家老少都在为家机布出力。

这些工序中，最费力、最辛苦的是浣纱。把背
 篓口堆起尖的 纱把子 背下河，浸入水中，然
 后，蘸上草木灰(含有碱分) 那时没有漂白
 粉，也没有洗衣皂 用力反复捶打，直到把纱洗
 清水为止，直到胳膊酸软扬不起来为止。

我曾跟随母亲下河浣纱。

大河里寒风凛冽，水面腾漂着一缕缕薄雾。手
 被冻得麻木僵硬。母亲是学校的炊事员，白天为近
 百人在食堂司厨做饭、洗菜刷盆，长期劳作后的一
 双手伤痕累累。尤其是冷天里，多处指头和关节都
 裂开了皴口，绽出嫩肉，疼不堪言。那时，买不来
 护肤品，也找不来药物防治，只能硬生生忍受。浣
 纱时，寒水加碱水，母亲的伤处便渗出了鲜血。见
 此情此景，我便要母亲停下休息。母亲只笑笑，
 说，没有什么。在母亲的眼神中看不出痛苦，见
 到的，是她对获得的喜悦和对即将收获的期望。浣
 完纱后，十岁的我心疼地抱起母亲的双手，用嘴在
 伤处舔吮，母亲动情地抚住我的头拥在胸前，说，
 把布织出来了就给你们三兄弟(翌年，老四又出生
 了)每人缝一件新棉衣。我知道，这是母亲维持全
 家人生活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有人说，浣纱的草木灰以桐壳烧的灰最好。
 我就把这事存在了心里。

三月初，开学季。师生报到这天，一位身材瘦
 弱、面容清爽、约三十多岁的女人来到学校食堂，
 问母亲：老师，你收不收菜？母亲笑着说：我是
 工人，不是老师。你有菜卖吗？那女人说：家里
 有老南瓜。我儿子也在这里读书，叫季再兴。我一
 听，和我是一个班的，有点欢呼雀跃，感觉很亲
 热。她也很亲切地看着我对母亲说：你家相公长的
 好。两位母亲又唠了一阵。临走时，她对我说：
 我自家那边有好多桐籽树，有桐壳灰，你去弄。

请示当校长的父亲同意后，母亲带我去季家为
 食堂买菜。星期天上午，过河顺慈庸公路沿水而上
 ，过篾子头村、失马溪沟后，再往魏家界方向上
 坡，到了季再兴家。一路上全是页岩砂子土，往上
 走三步，住下滑两步，爬得气喘吁吁。屋在半坡，
 木砖结构，一半盖瓦一半茅草。但屋前后坡种满
 了菜蔬果木。看得出，这是户勤耕苦作的农家。

季家在这里是独姓，仅此一户。

寒暄过后，季再兴的母亲从藏柜的一堆老北瓜
 中择了一批藤柄周围泛绿(味道甜而粉)的大个
 头，嘱咐丈夫背着送到学校去。此后，季家又陆
 续地往学校送了好些次瓜果。最终结账近十元人
 民币。这在当年可是一笔大收入，老北瓜在岩市的
 市价只有两三分钱一斤。不但解决了两个孩子的学
 费(每生每学期三元，其小儿子在失马溪小学读书)，
 还可以补贴家用。以后几年，季家的菜果、柴禾都
 有了可靠的买家，家境逐渐改观。夫妻二人感恩
 戴德，逢人便夸学校的好。

那天我最满足的，是弄到了一大袋桐壳灰。
 桐壳灰碱性重，浣纱效果好，洗出的纱又白又
 光，最主要的是省力多费时少。我心疼我的母亲。

寒来暑往，几年中，母亲利用休息时间，先后
 纺出百余斤棉纱，织得家机布六匹之多。全家人
 陆续缝制了新的单衣、夹衣等。一九六四年九月，
 我考取慈利一中，入学时穿着母亲亲手纺纱缝制
 的白衬衣，引得众多师生围观称道。冬天气，家
 机布棉衣棉裤贴身穿着，真的好暖，好暖和。

歌声洒满大地

安宁

我们整个村子的人都怕孔老师，好像她会
 长生不老地活着，教完了我的父亲，又教我，然
 后是我的子子孙孙。

于是一脸威严的孔老师，走在村里的大街
 上，再威风凛凛的人，都会谦卑地停下脚步，向
 她鞠躬问好，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一定要
 严加管教自家小子。父亲有没有挨过孔老师的打
 我不知道，但他却坚信如果孔老师对我们兄弟三
 个人手软，一定是他哪儿做错了，招孔老师不待
 见，连带地里割麦子掰玉米的时候，也不让他过
 去帮忙。

孔老师教了四十年书，从一年级跟到五年
 级，再从五年级陪到一年级，语文数学自然课
 本倒背如流，吹拉弹唱也样样在行。校园里倒挂
 在梧桐树下的破钟，一见她走过来，恨不能自动
 敲出上课下课的铃声。那些大学毕业后留在城
 市很少再回故乡的金凤凰，只要一提起孔老师，
 便觉得她会瞬间穿越到面前，于是心里自带了
 七分敬重三分惧怕，声音都小了下去，好像时
 光倒流，又重新回到倒背着小手听孔老师讲
 课的小学时光。

每个周五，孔老师都会站在花坛边上教我们
 唱歌，《学习雷锋好榜样》《社会主义好》《南
 泥湾》《我的祖国》 但凡流行的，就没有她
 不会唱的。她的指挥颇具将军风度，有不容置
 疑的威武气势。

正是秋天，激越的歌声穿过小小的花园，
 一朵朵攀援在玉米上的牵牛花，发出轻微的颤
 抖。随即，歌声越过我们的教室，飞过白色石灰
 涂抹的低矮围墙，绕过大道两旁粗壮挺拔的白
 杨，硕果累累的苹果园，抵达正忙着掰玉米、
 刨地瓜、摘花生的村民耳中。人们于是纷纷放
 下手中的农活，走出田埂，涌进校园，穿过操
 场，围拢到学生们周围，拄着锄头笑嘻嘻地
 盯着孔老师。有男生故意唱跑了调，公鸡嗷
 嗷 一声撕破了空气，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孔老师朝出洋相的学生瞪视一眼，破锣嗓
 子立刻鸣蝉一样噤了声。周围看热闹的家
 长们也缩了一下身体，为自己刚才的失礼感到
 羞愧。女人们甚至正了正衣襟，理了理头发，
 又恨自己衣着随便，满是尘灰。男人要是
 有燕尾服，这会肯定钻进去，摇身一变让自

己体面起来。

歌声因此仿佛被河水清洗了一遍，重现干
 净辽阔的底色。整个村庄浸润在歌声里，就连
 鸡鸭牛羊也在秋风中驻足，侧耳倾听。阳光洒
 满了大地，小小的村庄被清澈的童声包裹，犹
 如一枚成熟的大豆，安静地隐匿在壳里，享受
 收割前最后的温暖。

演唱終了，人们恍若梦中惊醒，跟孔老师
 道声再见，神情恍惚地走出校园。旗帜在昏黄
 的半空发出啾啾啾啾寂寞的声响。墙头的茅草
 迎着清冷的夕阳，发出圣洁的光。

这时的我们，全然忘了教鞭敲在脑门上的
 痛，和讲台上罚站的羞耻；尺子打在手心钻心
 的疼，也化为一丝甜蜜的哀愁。听到歌声的父
 母，这一天好像接受了洗礼，通体舒畅，看庄
 觉得处处生机，满目生辉，看孩子觉得个个
 出息，大有可为。

于是我们唱完了歌，被孔老师轰进教室上
 最后一节自习课，心里都美滋滋的，知道回家
 不会挨揍，父母都和颜悦色，城里人洋气的
 拥抱亲吻虽不会有，但一顿热气腾腾的好饭是
 少不了的。父亲高兴了，还会用尖椒蘸上酱
 味嗦嗦吃上半个，再喝一盅县城特曲，啃下
 半个煎饼，滋滋啦啦跟母亲聊下午的精彩演
 出，说孔老师就是有本事，临近几个村子的
 小学，哪个也没有我们村的歌声嘹亮，一听那
 豪气冲天的声音，将来咱们村准得又出几个
 状元。

我坐在教室里一边默写生字，一边想起晚
 饭时的愉快光景，忍不住唇角浮起一丝微笑。
 抬头再看让我总是惧怕的孔老师，她的鬓角
 不知何时又添了几根银发，也不知那是长年
 累月的粉笔沫落下来染白的，还是被村里一
 茬又一茬的 兔崽子们 气白的。

孔老师是永远不老的人，她会像神仙一样
 供奉在我们村子里，掌管着一代又一代人的
 前程风水。所有人都这样认为。可是这样一个
 长生不老的人，竟然也白了鬓角。我抬头
 看着讲台上威严扫视着学生的孔老师，心里
 忽然涌起一丝惆怅，仿佛站在秋天的田垄上，
 看到收割后空空荡荡的大地。



睡莲 李陶 摄

澧水啊澧水，张家界的母亲河

叶峰

午后，夏风轻拂
 在澧水河畔
 在飘香茶馆
 任凭思绪，肆无忌惮地搅动久已沉寂的心灵
 想用个壮年的心境和情愫
 书写曾经的火热青春
 书写曾经的澎湃激情
 用情呼唤，呼唤澧水河一个青年湛蓝色的初恋
 用心倾听，倾听澧水河一个老船长甜蜜如蜜的爱情
 其实，我知道，我们都
 知道那个青年的初恋，早已在八大公山原始森林古老
 的珙桐树下安然入梦
 其实，我明白，我们都明白
 那个老船长的爱情，早已在天子山石英砂岩峰林
 峡谷的松涛中悄然沉寂

澧水啊澧水，
 张家界的母亲河
 初夏的阳光，已然炙热
 炙热使人们急不可待地穿上五颜六色的夏装
 短衣短裤，长裙短裙
 已是这个初夏时节的全部流行
 茅岩河吹响了漂流冲浪的号角
 九天洞唱起了峰峦叠嶂的古朴民歌
 一路向东，一路奔流
 夕阳下，天门山下河水两岸炊烟袅袅
 夜色中，五雷山里薄雾轻绕蛙鸣狗吠
 深夜里，《澧水渔歌》欢愉诉叙着动人传说

澧水啊澧水，
 张家界的母亲河
 初夏的天空，已然蔚蓝
 蔚蓝使我们情不自禁地拿起五彩斑斓的画笔
 画黄石寨，画金鞭溪
 画大庸城，画熊壁岩
 还要画水绕四门，画十里画廊
 还要画南滩草场，画人潮溪和有温泉的江垭
 还想要画三官寺的大峡谷，玻璃桥
 还想要画高耸入云的崇山，七星山和四十八寨
 画出它们的青山绿水笑逐颜开
 画出它们的旖旎风光神韵昂然
 画出它们的湖光山色空蒙雨奇
 画出它们的星空辽阔无边无际

澧水啊澧水，
 张家界的母亲河
 初夏的花朵，已然盛开
 盛开在庭院，石榴花红似焰火
 盛开在路边，白玉兰香气人间
 盛开在河堤，茅草絮白如飘雪
 盛开在原野，映山红红遍山坡
 啊，五月的澧水
 到处都是迷人的绿意盎然，一片生机勃勃
 啊，五月的澧水
 到处都是动人的美丽花朵，齐声欢唱祖国

屈原

周铁钧

——
 一声千年叹息
 穿越时空回荡耳际
 国破家亡、难平冤屈
 一曲《离骚》
 静了汨罗波语
 几章《天问》
 哑了玉筍鸿鹄
 怎奈世事风诡云谲
 淹没了多少志士的忠贞大义

波涌涡旋的汨罗江水
 流淌多少人间失意
 龙舟难载精忠
 米粽怎填饥鱼
 失意惆怅从来就没有终止
 人生原本就是一种崎岖

如今，粽香飘出万户窗棂
 鼓瑟齐鸣、龙舟竞技
 唯汨罗长流、旧梦依稀

——
 汨罗江吞噬了你的赤诚
 舍身报国的忠魂激起波浪涌
 浪迸端午的雄黄酒
 在江河龙舟竞技呐喊里重生

一唱三叹的《九歌》
 跌宕着浪漫的楚韵荆风
 秉心为公的《天问》
 穿越时空铸就永恒

上下求索的火花不熄
 路漫漫其修远把昏然唤醒
 艾叶、菖蒲、黄酒、米粽

铭刻着你的忠贞、你的姓名

有树荫的夏天

徐晨

当 树荫 两个字从嘴里轻念出来，炎
 炎夏日，便似有微凉的风，从肌肤上滑过；
 有清澈的泉，从心尖上流过。树荫，无疑是
 夏日里除了空调房之外最具魅力的所在。

上班下班的路上，有树荫的地方，人总
 是往树荫下走。卖西瓜、凉粉的小摊小贩，
 喜欢把摊子摆在树荫下 这里坐下来凉
 快，顾客也愿意借着吃西瓜喝凉粉的工夫在
 树荫下歇歇。

闲着没事的老人，一手拎着只矮凳子，
 一手摇着把大蒲扇，不约而同就走到了院子
 里的树荫下，或捉对下棋，或家长里短地闲
 聊 上了年纪的人怕吹空调，他们更喜欢
 树荫下那种自然的凉，柔和、安定、闲适。
 绿树荫浓夏日长。夏天，气温在蹭蹭
 地长，树荫也蹭蹭地长。绿树浓荫，盖住了
 树枝，盖住了鸟巢，盖住房顶，盖住了蜿蜒
 的公路，盖住了绵延的山梁 整个世界，
 仿佛都被浓绿的树荫盖住了。树上的绿，浓
 到了极致；树下的荫，大到了极致。又浓又
 大的树荫，仿佛是大自然赐给夏天的恩赏。

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古人没有
 电扇空调，炎炎夏日，到什么地方避一避暑
 热？还是光着身子往树林里钻吧！

有实力的人家，院大宅深。 别院深深夏
 簾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
 梦觉流莺时一声。 午饭过后，找一个树荫
 浓密的小轩，铺一领清凉爽快的竹席，美美
 地睡一个午觉，醒来时只有黄莺不时叫唤。
 古代有钱人的生活，简直比现代人还安逸！

想起小时候在乡下，三伏天在树荫下纳
 凉的情景。午饭过后，太阳正辣，地面被晒
 得烫脚，没有人敢下地干活。大黄狗趴在廊
 檐下，吐出长长的舌头；芦花大公鸡带着妻
 妾，躲进屋后的竹林；大人小孩，这时候都
 会找一处阴凉通风的地方，睡一个长长的午
 觉。母亲喜欢把竹床摆在后门门口午睡，小
 花猫像个跟屁虫躺在竹床边。父亲将凉席铺
 在堂屋中间，说 过堂风 吹着凉快，让我
 到他身边去睡。我才不当 跟屁虫 呢！一
 个人悄悄溜到门前的荷塘里泡一个澡，洗掉
 身上的臭汗，顺手捞一些水草铺在荷塘边的
 柳荫下，再摘几片荷叶盖在水草上，懒懒地
 往上面一躺，既柔软又清凉，简直太舒服
 了！一枕荷香昼睡浓，数声蝉鸣伴熏风。
 蝉儿的叫声从浓密的树叶间流淌下来，像一
 支温柔的催眠曲。小南风悠悠地吹来，带着
 清凉的水汽和淡淡的荷香。午后的树荫下，
 一切都是这样的美好，我不知不觉就进入了
 甜美的梦乡

如今住进了城里，电扇空调虽然可以抵
 挡一下盛夏的暑热，但我更喜欢寻一片树
 荫，读一卷书，听两声鸟鸣，或者干脆什么
 也不做，就那么眯缝着眼睛，在树荫下懒
 懒地打一个盹儿，把城市的喧嚣和生活的烦
 恼统统抛在脑后，让心情在树荫下，清
 澈如水。

夏日炎炎，但因为有了树荫，日子便
 变得闲适、安详。幸好，我们城市化进程中
 注重了绿化，树荫已不再是乡村的专属，
 小区、街道、公园，无论走到哪里，都能
 邂逅一片树荫。

有树荫的夏天，真好！